

蓝色的连衫裙·····	(1)
妈妈的银行存款·····	(4)
一封寄给上帝的信·····	(8)
金蔷薇·····	(13)
猜错·····	(24)
母亲的复活节礼帽·····	(27)
父爱·····	(30)
狗姐姐和狗弟弟·····	(34)
知心的礼物·····	(38)
最美好的时刻·····	(43)
盲人国·····	(45)
镇静的女主人·····	(52)
我的妻子萨尼·····	(54)
邮局前的情思·····	(61)
花·····	(65)
爱情与逻辑·····	(67)
出狱者·····	(78)
怀念·····	(84)
杰里·····	(86)
墙·····	(91)
请原谅我们·····	(95)
神奇的警服·····	(101)
水泥地上的野花·····	(106)
顽童与绿头蝇·····	(109)
做日本第一流的·····	(113)

金色印象·····	(120)
给老师的礼物·····	(124)
“我不能让你抢我的鞋”·····	(128)
英雄的葬礼·····	(133)
给萨米的羊毛衫·····	(136)
心灵的宁静·····	(139)
白医师的墓碑·····	(141)
秋天的怀念·····	(143)
一家三口·····	(145)
无怨的青春·····	(150)
一条缎带·····	(153)
童心小世界·····	(157)
“五块钱成交”·····	(161)
佳作·····	(163)
散步·····	(166)
吉屋出售·····	(168)
一间房的家·····	(173)
唱片·····	(176)
母亲的珠链断了·····	(179)
永远的家·····	(184)
梅花,一个古老的故事·····	(186)
化险为夷·····	(191)
黄柏·····	(194)
两片树叶的故事·····	(201)
温柔的奖赏·····	(205)
母性·····	(211)

妈妈和房客·····	(213)
仁爱之心·····	(216)
假面舞会·····	(220)
上帝变了·····	(226)
远与近·····	(231)
两者间秘密·····	(236)
倒行逆施的贾金斯先生·····	(240)
第一线微芒 (外四篇) ·····	(245)
求爱·····	(250)
生活是美好的(对企图自杀者进一言) ·····	(253)
一个商人买忠告的故事·····	(255)
卖书的·····	(257)
归来·····	(262)
夕阳无限好·····	(265)
生活·····	(269)
聘任·····	(272)
等·····	(281)



蓝色的连衫裙

佚名/文

一份小小的关注与爱护,可以创造多大的奇迹?

1949年的春天来到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城,可是,她没能给盖特街带来新面貌。临近的那些漂亮街道上的住户们都已忙开了:拾掇闲了一冬的小园子;粉刷、油漆房屋;为夏天准备好剪草机……盖特街却仍是老样子:又脏又乱。

盖特街是条短街,但走过这条街的人都嫌它太长了。当然,住在这儿的人都没多少钱,穷人的要求是不多的。

他们有时能找到点儿活干,有时为找工作而奔波;他们的屋子多年没有油漆粉刷了,院子里连自来水也没有,盖特街的住户只好到街角的水龙头那儿去提水。



街上的景象当然好不了——没有人行道，没有路灯，街道一头上上的铁路线给这儿增添了更多的嘈杂声和尘土。

春天来了，别的街上去学校读书的小姑娘们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裳。但是，这个盖特街来的小姑娘还是穿着那件她已穿了一冬的脏罩衫，也许，她只有这一身衣服。

她的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：多好的小姑娘呵！她学习起来可真用功，她懂礼貌，见了人总是笑咪咪的。可惜，她的脸从来也不洗，还有一头蓬乱的头发。

一天，老师对这个小姑娘说：“明天你来上学以前，请你为我洗洗你自己的脸，好吗？”老师看得出，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

第二天，漂亮的小姑娘洗干净了脸，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放学时，老师又对她说：“好孩子，让妈妈帮你洗衣服吧。”

可是，小姑娘还是每天穿着那身脏衣服来上学。“她的妈妈可能不喜欢她？”老师想。于是老师去买了一套美丽的蓝色连衫裙，送给了小姑娘。孩子接过这礼物，又惊又喜，她飞快地向家里跑去。

第二天，小姑娘穿着那套美丽的衣服来上学了，她又干净又整齐，兴高采烈地对老师说：“我妈妈看我穿上这身新衣服，嘴巴都张大了。爸爸出门去找工作了，可是没关系，吃晚饭时他会看到我的。”

做爸爸的看到穿着新衣衫的女儿时，他不禁暗暗说，真没想到，我的女儿竟这么漂亮！当全家人坐下吃饭时，他又吃了一惊：桌子上铺了桌布！家里的饭桌上从来没用过桌布。他不禁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要整洁起来了。”他的妻子说，“又脏又乱的屋子对我们这个干净漂亮的小宝贝来说，可不是个好事。”

晚饭后，妈妈就开始擦洗地板，爸爸站在一旁看了会



儿,就不声不响地拿起工具,到后院去修理院子的栅栏去了。第二天晚上,全家人开始在院子里辟一个小花园。

第二个星期,邻居开始关心地看着小姑娘家的活动,接着,他也开始油漆自己那十多年未曾动过的房屋了。这两家人的活动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,于是,有人向政府、教会和学校呼吁:应该帮助这条没有人行道、没有自来水的街上的居民,他们的境况这样糟,可是他们仍然在尽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。

几个月后,盖特街简直变得让人认不出了。修了人行道,安上了路灯,院里接上了自来水。小姑娘穿上她的新衣服的六个月后,盖特街已经是住着友好的、可敬的人们的整洁街道了。

得知盖特街变化的人们管这叫“盖特街的整洁化”,这个奇迹愈传愈远。

其他城市的人们听到这个故事,也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“整洁化”运动,到1954年,有上千个美国城镇组织了修理、油漆房屋的活动。

当一个老师送给一个小女孩一套蓝色的新衣裳时,谁能料到会引起什么奇迹呢!

蓝色的连衫裙





妈妈的银行存款

[美]凯瑟琳·福伯斯/文

张建军/译

每星期六的晚上，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，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。

钱分成好几摞，“这是付给房东的。”妈妈嘴里念叨着，把大的银币擦成一堆。

“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。”又是一摞银币。

“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。”妈妈又取出一枚小银币。

“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。”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。

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枚**缘分**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。

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。最后，爸爸总是要



说：“就这些了吧？”妈妈点点头，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。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，轻轻地说：“好，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。”

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，真是件了不起的事。我们都引以为荣。它给人一种暖呼呼的、安全的感觉。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。

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。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，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，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。这一切会不会，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？

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，还轻轻地对我说**押**“我们银行里有存款。”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。

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。妈妈说：“好吧。”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。

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。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。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有一年圣诞节时从挪威寄给我们的。

这就是我们的“小银行”。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处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。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。戴格玛患了重感冒，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。

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——学费多少，书费多少，列了一张清单。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，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。可是不够。

妈妈闭紧了嘴唇，轻声说**押**“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。”

我们一致同意。

莱尔斯提出**押**“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。”

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。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



字，加減了一番。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。“还不够**熏**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儿之后，说道**押**我戒烟。”

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，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。又写下了一个数字。

我说**押**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。”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，又加了一句**押**昆斯廷、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。”

“好。”妈妈说。

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，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。

即使在罢工期间，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。大家一起出力干活，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。这简直像游戏一般有趣。

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，因为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。

在那段时间，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。得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。妈妈说，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。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。

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。老板给他**猿**夸脱（**员**夸脱等于 **另**源公升）鲜牛奶，发酸的牛奶随便拿。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。

最后，罢工结束了，爸爸又去上工。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。

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，说**押**太好了，怎么样？我们又顶住了，没上大银行取钱。”

后来，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。我们一个个结了婚，离开家了。爸爸好像变矮了，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。

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，爸爸开始领取养老金。

也在那个时候，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。

收到支票的时候，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。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。我对她说：“这是给你的，放在你的存折上。”

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儿，说**押**好。”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。

我说**押**明天，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。”

“你和我一起去好吗，凯瑟琳？”

“我用不着去，妈妈。你瞧，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。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，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。”

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，嘴上挂着一丝微笑。

“哪里有什么存款**熏**她说**熏**我活了这一辈子，还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。”

妈妈的
银行
存款





一封寄给上帝的信

[墨西哥]格雷戈里奥·洛佩兹/文
陆煜泰/译

在谷地的一座小山包上，住着一户人家。

站在山顶上，能望见山脚下的小河，望见畜栏边上那块玉米地。玉米在扬花结苞，地里间种的豌豆也花开正茂——这可是庄稼人朝思夕盼的丰收前景呵！

这个时候，地里最需要的莫过于水了，下一场大雨该多好呀，不然，下小阵雨也能给庄稼解解渴。莱恩科大叔心疼庄稼，这天他整个早上都搁下活不干，专门仔细地观察东北方向天空上云彩的变化。

“老婆子，我看这场雨可真的下定了。”

老婆子在忙着做饭，附和着说：



“是要下雨了，真是上帝赐的福。”

大一点的孩子在地里干活，小一点的小孩在屋边玩耍。莱恩科大婶直起嗓子把他们喊回来：

“吃饭喽……”

不出莱恩科大叔所料，当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天上的乌云像一座座巨大的山峰，滚动翻腾，从东北方向迅速涌来，越来越近。雨，大滴大滴地下起来了。空气也变得湿润凉爽了。

莱恩科大叔跑出屋外，跑到畜栏里，似乎要找点什么东西。其实，他什么也没找，而是想淋个痛快，使心里更加舒畅。他返回屋里，大声说道：

“老天爷给咱们下的不是雨，是一块块新钱币，大的**缘分**，小的**缘分**咧……”

莱恩科大叔心花怒放。他出神地凝望着笼罩在雨幕中的秆粗苞肥的玉米和万千朵豌豆花，脸上显出了惬意的神情……

突然，狂风骤起，大块大块的冰雹夹杂着雨点从天空中倾泻下来。晶莹光洁的冰雹纷纷落下，这倒真的像天降钱币了。孩子们一窝蜂从屋里跑出去，冒着雨捡拾那些晶亮得像珍珠似的冰雹。

“哎呀，糟糕！”莱恩科大叔望着漫天冰雹，像挨了重重的一拳，立刻惊叫起来，“这冰雹不能再下了！”

然而，冰雹仍下个不停。它整整地下了一个小时，把屋顶、菜园、山坡、田地都盖满了。整个山谷一片白茫茫的，仿佛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盐。树木被打成光秃秃的，一片叶子都不剩；地里的玉米全给糟蹋了，豌豆花七零八落。莱恩科大叔伤心透了。冰雹过去后，他站在他那块玉米地里，对着孩子们唉声叹气地说：

“如果遭的是蝗灾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……这冰雹打得庄稼一棵不留！今年，我们连一颗玉米、一粒豆子



也收不到了……”

黑夜降临了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忧伤的夜晚。

“累死累活，颗粒无收！”

“没有哪一个人能帮咱们的忙！”

“今年就等着挨饿了……”

在这间处于谷地深处的孤零零的屋子里，人们心中只剩下惟一的希望：上帝救救我。

“庄稼看来是没有指望了，不过，咱们也不必太难过。别忘了，上帝不会让咱们饿死的。”

“不饿死一个人——牧师们都是这样说的嘛！”

找上帝救出苦海。希望之火在莱恩科大叔的心中彻夜燃烧。他从牧师的教诲中知道，上帝的眼睛洞察一切，人们心里想些什么，上帝也会知道。

莱恩科大叔身体健壮，在地里干起活来就像一头牛似的，力大无穷。别看他是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，他还是识点字的。到了礼拜天，天刚刚亮他就起来祷告。他确信有守护神在冥冥中保佑他，于是，立刻拿起笔来写信，并准备亲自拿信到城里的邮局去投寄。

他写的不是什么别的信，而是一封寄给上帝的信。

“上帝，”他写道，“如果您不搭救，我们全家今年就要挨饿。我需要一百比索买种子，买粮食，以便在地里重新播种，维持生活，因为雹灾……”

他在信封上只写了三个字：上帝收。他把信装进信封以后，便带着一种难以平静的心情进城去了。到了邮局，他买了张邮票贴在信封上，把信投进邮箱里。

邮局里有个雇员，他既当邮差，又兼打杂。他从邮箱里取出了那封寄给上帝的信，递给领班时，忍不住一个劲地哈哈大笑。上帝住在哪里，他当了这么多年邮差，却从未听说过上帝的地址啊！领班是个和蔼可亲的胖子，他看到这封信，也不禁笑起来。但是，他很快就收敛笑容，把信



在自己的办公桌上顿了顿，神情严肃他说：

“多么坚定的信仰！但愿我的信仰也跟这个寄信人那样坚定。我要想他之所想，像他那样信心满怀地去开拓与上帝取得联系的通途！”

这封寄给上帝的信虽然没有办法送到上帝手中，但是，它却使领班深受感动。为了不使这信仰的奇迹幻灭，他心中升起了一个念头：以上帝的名义复信。然而，他把信拆开一看，才知道要回复这封信，不是费点纸张墨水、写几句好话就能把问题解决了的。不过，领班是个意志坚强、绝不食言的人，既说复信，就得复信。他请雇员们捐款，自己也拿出了部分薪金；此外，他有几个朋友也高高兴兴地掏出了钱。因为他告诉他们，这是一个表示“上帝之爱”的行动。

领班无法凑够 **莱恩科** 比索这样一笔巨款。他寄给莱恩科的钱只有其所需数目的一半多一点。他把钱装进信封，写上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，并写了一封信。信上什么话也没有，只有一个签名：上帝。

又一个礼拜天到了。莱恩科大叔急着打听他的信件，早早就来到了邮局。把信交给他的还是那个雇员，领班则站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，心里甜滋滋的——谁做了好事不感到愉快？！

莱恩科大叔对上帝给他寄钱的事是深信不疑的，所以，当他看见信封里装有一叠钞票的时候，脸上一点惊异的表情也没有。等到数清了钞票的数目，他竟生起气来：难道连上帝也出差错，克扣他所需要的金钱吗？这是决不可能的事！

莱恩科大叔猛然转身走到柜台前，要来纸张、笔墨，在那张公用写字台上把信纸一摊，又挥起笔来。他眉头紧锁，沉思默想，显然是在搜索枯肠，寻找字句，来表达他那愤激的感情。写完信，他到柜台前买了张邮票，用舌头



舔上点口水，举起拳头往信封狠狠一捶，把邮票贴上了。信一投进邮箱，领班就走过去把它取了出来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

上帝：

我要的钱没有如数收到，只收到 ~~花园~~ 比索。请再寄 ~~花园~~ 比索，我急需使用。下次付款切勿邮寄，因为邮局这帮家伙都是盗贼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

莱恩科



金蔷薇

[俄]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/文

李时/译

记不起来了，这段关于一个巴黎清洁工约翰·沙梅的故事是怎样得来的。沙梅是靠打扫区里几家手工艺作坊维持生活的。沙梅住在城郊的一间草房里。本来可以把这个郊区大加描绘一番，以使读者离开故事的本题。不过，也许值得提一笔：直到现在巴黎城郊仍然还留存着一些古老的碉堡。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这些碉堡还被金银花和山楂子等杂草所覆盖着，一些野鸟就在这里筑了巢。

沙梅的草房便在靠北面一个堡垒的脚下，与洋铁匠、鞋匠、捡烟头的和乞丐们的破房子为邻。

要是莫泊桑曾经对这些草棚住户的生活发生过兴趣的话，那他或许会再写出几篇出色的短篇小说来。说不定，它们还会在他的永恒的光荣上添上新的桂冠呢。



可惜除了暗探以外，谁也没来瞻望过这些地方。就是那些暗探，也仅仅在搜索贼赃的时候才会光临。

邻居们管沙梅叫“啄木鸟”，从这里，可以想像得出他是瘦瘦的，鼻子尖尖的，帽子底下总是翘出一绺头发，好像一簇鸟雀的冠毛。

以前，沙梅也过过好日子。在墨西哥战争的时候，他在“小拿破仑”军团里当过兵。

沙梅福星高照。他在维拉克鲁斯患了很重的热病。于是这个害病的兵，没上过一次阵，就给遣送回国了。团长借这个便，把他的女儿苏珊娜，一个八岁的女孩子，托付沙梅带回法兰西去。

团长是个鳏夫，所以到哪儿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。但是这一次，他决定和女儿分手，把她送到在里昂的妹妹家里去。墨西哥的气候会夺去欧洲孩子的生命。况且混乱的游击战，造成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危险。

在沙梅的归途中，大西洋蒸散着暑气。小姑娘终日沉默着。甚至看着从油腻腻的海水里飞跃出来的鱼儿，都没有一点笑容。

沙梅照顾苏珊娜无微不至。当然他也明白，她期望他的不仅是照顾，而且还要温柔。可是他，一个殖民军团的大兵，能想得出来什么温柔来呢？他有什么办法使她快活呢？掷骰子吗？或者唱些兵营里粗野的小调吗？

但总不能老是这样沉默下去。沙梅越来越频繁地感到小姑娘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。最后他决定把自己一生的经历断断续续地讲给她听，把英吉利海峡沿岸一个渔村的极琐碎的小事情都回想了起来：那里的流沙、落潮后的水洼、有一口破钟的小礼拜堂、给邻居们医治胃病的他的母亲。

在这些回忆里，沙梅找不出任何能使苏珊娜快活有趣的东西。但是让他奇怪的是，小姑娘却贪婪地倾听着这